潛溪集/卷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 ◄

潛溪集
卷四

► 卷五

太乙玄徵記

金華宋濂，賦質甚弱，十日九疾。生產作業之事，皆力有所不任，唯日學操觚，造為文章。精思弗得，罷極就寢。

夢一老父，白髮鬍鬗，與雪鬥潔，身被黃服，手支青藜杖，徐徐而前，招濂謂曰：「若何疲思之甚耶？吾乃太乙之精，在皇漢時，曾降天祿閣，以《洪範》五行授劉向。若今意有何圖，第言之，吾當有以處若也。」濂再拜曰：「下土蟣虱臣，不自料得接休光，以沐浴神化，亦既幸矣。復不以臣之微賤，使吐其情辭。臣雖無知，敢不精白一心，以承靈貺？臣受氣於天，孱弱而蒙。庚戌之歲，律中應鍾，日在於氐，地寒以風。母妊七月，臣體即降。生未五齡，百疾交攻，熱火鬱木，邪沴制陽，肝氣動搖，手牽目瞠。謁醫視之，謂為瘛，毒艾燋膚，其苦莫膺。雖脫於虎口，筋骸弗強。有牛負軛，有在場，力既弗任，田卒穢荒。幸有書一束，塵韜蠹戕，振拂驅剔，以佩以藏，以嗑以嘗，以求其方。疲精竭思，攻為文章，窮年矻矻，恒不知變更。」

太乙曰：「吾聞心有所溺者，必有所甚樂也。若之所嗜如是，將樂之耶？抑弗獲已也？」濂曰：「臣為文之時，獨潛闔廬，五官內守，形若槁株。凡慮既澄，運思希夷，上升層霄，下入重墟，緇庶彙，彌布大區。自形自色，匪可數知，一一攝之，若禽在笯，若獸在周阱，縱健距捷羽，曾不得離其範圍。及夫意暢氣熙，與神合機，嶽蕩河翻，雷椎霆驅。倏爾陰合，然陽施，鬼出電入，載正載奇，萬紆千變，莫窮端倪。雖身執台樞，腰

懸金魚，膳羞熊蹯，居飾璿題，入則麗姝吹竹彈絲，出則戎士負弩曳旗，亦不足以逾其適。臣實樂之，初非有弗獲已也。」

太乙曰：「若樂則樂矣，古之人亦有業是者乎？」濂曰：「有之，雖更僕不可盡也，請陳其略：昔有巨儒，曰太史遷，豪氣孤，闊視無前，執筆著書，動數萬言，秘之金匱，及藏名山，至今文光，上燭九天。董生三策，揚雄《太玄》。相如《大人》，退之五原。若修、若軾，若鞏之賢，各有論著，焜耀後先。虎鳳騰躍，韶鈞相宣，汗瀾卓踔，盤紆蟬連。業之既專，厥功乃全。其功何居？時磨琢之。耔之獲之，湘之瀹之，炊之酌之，使心樂之。一日不治，若芒刺肌，六氣昏昏，精神不來。由是觀之，古之人所業，其亦有以哉？」太乙曰：「嘻，若言陋矣。知冠角髯胡之為象，而不知弁冕纓之制。知糗飯藜羹之為美，而不知淳熬肝之味。知吳楚豔之為曲，而不知夏武勺之音。若言陋矣！」

濂於是憮然自失，膝行而進，俯首至地，且拜且祈曰：「臣不佞，竊受教於先生長者，學文二十餘年，自意已造其極，不知猶未也。夫井魚固不足以語大，夏蟲固不足以語寒。幸察臣之誠，憐臣之愚，授臣以要道，使臣聞之，雖即死無憾。」太乙愀然不答。濂復殷勤致辭，俯伏俟命，歷一時之久。太乙三歎而後言曰：「上堪下輿，惟人中居，厥初芒芠，菶未有知。野鹿標枝，蚩蚩狉狉。聖人者出，扶弼教基。揭我日月，燭我冥馗。所謂建生民極、立天地心者，是不有其道歟？道雖無形，揆文可知。《典》《謨》渾淳，卦畫閎奇，《雅》《頌》恢張，《禮》《樂》威儀，《春秋》謹嚴，袞褒鉞誅。不由於此，去道遠而。舍其根荄，玩其葩葉，而何以史遷諸子為？且非文不行，非文不章。天子非文，曷風四方？諸侯非文，莫守其邦。卿大夫非文，身鬱不揚。士庶人非文，卒遏於鄉。故云文者，乾坤之粹精也，陰陽之靈和也，四時之衡石也，百物之鎔鐍也，中國之采章也，四裔之儀法也，可不務乎？彼辨博馳騁，以邪奪正，是誣世也。卑辭甘言，藉威取寵，是媚權也。佞墓受金，是非舛繆，是罔利也。氣亡魄喪，懨懨不振，是萎苶也。抽青媲白，眩人耳目，是聾瞽也。若此者弗可枚舉，其文乎哉？其文乎哉？吾前之所謂文，則異於是矣。充於一身，和順內積，英華外發。達於四國，民物阜康，政教愷洽。筆之於書，則可為天下後世法。傳曰『有德者必有言』，若之志勤矣，其亦慎所學哉！」言訖，四方晦冥，飆風上行，仰視天門，如有火光。反而顧之，太乙已亡。

濂驚而寤，不知其為何祥也，乃召日者占之。日者端櫝出蓍，左右揲之，掛而扐之，遇《復》之《離》，曰：是謂後得而先迷。百折旁歧，倀倀安歸。雖車堅馬肥，終九顛而一潰。或道之於崇期，載旌以驅，歷國過都，膳宰致餼，司裏授廬。不亟不徐，直抵夫玄聖之所居。蓋「復」者不遠復也，而重「離」又文明之象也。此殆示子學文玄徵乎？

濂於是惕然悟，悉燔毀筆硯，取《六藝》惣溫之。未幾，學果進。

華川書舍記

華川書舍者，烏傷王君子充學文之所也。烏傷有大澤曰華川，唐武德間嘗置華川縣，不久而縣廢，今之所謂繡湖者，即其地也。子充之居，直湖之陰，猶繫之以舊名，志乎古也。子充之志乎古，豈止此而已哉，上自群聖人之文，下逮諸子百家之文，咸萃舍中。日冥搜而精玩之，大肆其力於文，愈出而愈無窮。以濂同受經於侍講黃先生之門也，請為記書於舍壁。

濂雖稍長於子充，視子充之辭鋒橫厲，百未能及一，縱強顏欲記之，將何所云耶？雖然，子充弱冠時，濂見其文，輒曰：「子充他日當以文知名。」今始十年，而子充名動薦紳間，識者遂以濂為知言。濂雖不文，寧不為子充一言乎？

嗚呼，文豈易言哉！日月照耀，風霆流行，雲霞卷舒，變化不常者，天之文也。山嶽列峙，江河流布，草木發越，神妙莫測者，地之文也。群聖人與天地參，以天地之文發為人文，施之卦爻，而陰陽之理顯。形之《典》《謨》而政事之道行，味之《雅》《頌》而性情之用著，筆之《春秋》而賞罰之義彰，序之以《禮》，和之以《樂》，而扶導防範之法具。雖其為教有不同，凡所以正民極、經國制、樹彝倫、建大義，財成天地之化者，何莫非一文之所為也。自先王之道衰，諸子之文，人人自殊。管夷吾氏則以霸略為文；鄧析氏則以兩可辨說為文；列禦寇氏則以黃、老清淨無為為文；墨翟氏則以貴儉兼愛、尚賢明鬼、非命尚同為文；公孫龍氏欲屈眾說，則又以堅白、名實為文；莊周氏則又以通天地之統，序萬物之性，達死生之變為文；慎到氏則又以刑名之學為文；申不害氏、韓非氏宗之，又流為深刻之文；鬼穀氏則又以捭闢為文；蘇秦氏、張儀氏學之，又肆為縱橫之文；孫武氏、吳起氏則又以軍刑兵勢、圖國料敵為文；獨荀況氏粗知先王之學，有若非諸子之可及。惜乎學未聞道，又不足深知群聖人之文。凡若是者，殆不能悉數也。

文日以多，道日以敗，世變日以下，其故何哉？蓋各以私說臆見，嘩世惑眾，而不知會通之歸，所以不能參天地而為文。自是以來，若漢之賈誼、董仲舒、司馬遷、揚雄、劉向、班固，隋之王通，唐之韓愈、柳宗元，宋之歐陽修、曾鞏、蘇軾之流，雖以不世出之才，善馳騁於諸子之間，然亦恨其不能皆純。揆之群聖人之文，不無所愧也。上下一千餘年，惟孟子能辟邪說，正人心，而文始明。孟子之後，又惟春陵之周子，河南之程

子，新安之朱子，完經翼傳，而文益明爾。

嗚呼，文豈易言哉！自有生民以來，涉世非不遠也，歷年非不久也，能言之士非不夥且眾也。以今觀之，照耀如日月，流行如風霆，卷舒如雲霞，唯群聖人之文則然。列峙如山嶽，流布如江河，發越如草木，亦惟群聖人之文則然。而諸子百家之文，固無與焉。故濂謂，立言不能正民極、經國制、樹彝倫、建大義者，皆不足謂之文也。士無志於古則已，有志於古，舍群聖人之文何以法焉？斯言也，侍講先生嘗言之，子充亦嘗聞之，濂復取以為子充告者，誠以子充將以文知名於世，不可不以群聖人之文為勉也。濂家芙蓉山之陽，距子充之居不二舍而近，他日謁子充於湖之陰，仰觀俯察天地之文，退坐書舍中，又參之以群聖人之文，則濂與子充各當有所進也。子充以濂言為然乎？雖然，濂言誇矣，子充幸為我刪之。

釋氏護教編後記

西方聖人，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。自從鹿野苑中，直至於跋提河，演說苦空無量妙義。障機鈍利，分為頓、漸，無小無大，盡皆攝入薩婆若海。既滅度後，其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，有大智慧，結集為修多羅藏。而諸尊者或後或先，各闡化源，優波離集四部律，謂之毗尼。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受《瑜珈》五部，謂之秘密章句。無著、天親頻升知足天宮，谘參慈氏，相與造論，發明大乘，謂之唯識宗旨。西竺龍勝，以所得毗羅之法，宏其綱要，謂之中觀論。燉煌杜法順，深入《華嚴》不思議境，大宣玄旨，謂之華嚴法界觀毗尼之法。

魏嘉平初，曇柯羅合持僧祇戒本至洛陽，而曇無德、曇諦等繼之，立羯磨法。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，作疏明之，《四分律》遂大行，是為行事、防非、止惡之宗。薩埵以《瑜珈》授龍猛，猛授龍智，智授金剛智。唐開元中，智始來中國，大建曼荼羅法事。大智道氤、大慧一行，及不空三藏，咸師尊之，是為瑜珈微妙秘密之宗。

唐貞觀三年，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，會戒賢於那蘭佗寺，因受唯識宗旨以歸，授慈恩窺基，基乃網羅舊說，作《廣制疏論》，是為三乘法相顯理之宗。梁、陳之間，北齊惠聞因讀《中觀論》悟旨，遂遙禮龍勝為師，開空、假、中三觀心觀法門。以法華宗旨授慧思，思授天台國師智，授灌頂，頂授智威，智威授惠威，惠威授玄朗，朗授湛然，是為四教法性觀行之宗。

隋末，順以法界觀授智儼，儼授賢首法藏。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，追宗其學，著《華嚴疏論》數百萬言。圭峰宗密繼之，而其化廣被四方，是為一念圓融其德之宗。瑜珈久亡，南山亦僅存，其盛行於今者，唯天台、慈恩、賢首而已。此則世之所謂教者也。

世尊大法，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，達摩悲學佛者纏蔽於竹帛間，乃宏教外別傳之旨，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。達摩傳慧可，可傳僧璨，璨傳道信，信傳弘忍，忍傳曹溪大鑒禪師慧能，而其法特盛。能之二弟子懷讓、行思，皆深入其閫奧。讓道一一之學，江南宗之。其傳為懷海，海傳希運，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，玄立三玄門，策厲學徒，是為臨濟之宗。海之旁出，為溈山大圓禪師靈佑，佑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，父唱子和，微妙玄機，不可湊泊，是為溈仰之宗。思傳希遷，遷之學湖南主之。其傳為道悟，悟傳崇信，信傳宣鑒，鑒傳義存，存傳云門匡真大師文偃。偃之氣宇如王，三句之設，如青天震雷，聞者掩耳，是為雲門之宗。元妙師備，偃之同門友也，其傳為桂琛，琛傳法眼大師文益，雖依《華嚴》六相唱明宗旨，迥然獨立，不涉凡情，是為法眼之宗。遷之旁出，為藥山惟儼。儼以寶鏡三昧、五位顯訣、三種滲漏傳曇晟，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價，價傳曹元證大師本寂，而復大振，是為曹洞之宗。法眼再傳至延壽，流入高句驪。仰山三傳之芭蕉徹，當石晉開運中，遂亡弗繼。雲門、曹洞，僅不絕如線。唯臨濟一宗，大用大機，震蕩無際，若聖若凡，無不宗仰。此則世之所謂禪者也。

嗚呼，教之與禪，本無二門，依教修行，蓋不出於六度梵行，而禪定特居其一。由眾生根有不齊，故先佛示化，亦不免有異耳。奈何後世各建門庭，互相盾矛，教則譏禪滯乎空寂，禪則譏教泥乎名相，藉藉紛紛，莫克有定。是果何為者耶？此則教、禪異塗，猶可說也。自禪一宗言之，佛大勝多與達摩同學禪觀，達摩則遠契真宗，勝多所見一差，遂分為有相、無相、定慧、戒行、無得、寂靜六門，非達摩辟之，安能至今廓如也。慧能與神秀，同受法於弘忍，能則為頓宗，秀則別為漸宗，荊吳秦洛，各行其教。道一、神會，又同出於能者也。道一則密受心印，神會則復流於知解，一去弗返，而其末流，若大珠、明教、慈受輩，尚何以議為哉！自教一宗言之，慈恩立三教，天台則分四教，賢首則又分五教，粗妙各見，漸圓互指，終不能歸之一致，可勝歎哉！此雖通名為教，各自立宗，猶可說也。自夫本教之內言之，律學均以南山為宗，真悟智圓律師允堪，著《會正記》等文，識者謂其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，何不可者。至大智律師元照，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，作《資持記》，又與《會正》之師殊指矣。不特此也，四明法智尊者知禮、孤山法慧大師智圓，同祖天台，同學止觀，真妄之異觀，三諦之異說，既已牴牾之甚。霅川仁嶽以禮之弟子，又操戈入室，略不相容。諫書辯謗之作，逮今猶使人凜然也。其他尚可以一二數之哉？

嗚呼，毗盧華藏，圓滿廣大，遍河沙界，無餘而餘，非相而相，非緣而緣，非同而同，非別而別，苟涉思惟，即非聖諦，又何在分教與禪之異哉？又何在互相盾矛、業擅專門哉？又何在操戈相攻，遽背其師說哉？雖然，適長安者南北異塗，東西殊轍，及其所至，未嘗不同，要在善學者慎夫所趨而已。

比丘永壽，嘗以閩僧一源所著《護教編》示予，自大迦葉至於近代諸師，皆有傳讚。文辭簡古，誠奇作也。壽獨惜其不著教、禪承傳同異之詳，請予為記，以補其闕略。予因以所聞疏之如右，文繁而不殺者，欲其事之著明，蓋不得不然也。

浦江縣新建尉司記

浦江尉司在縣西一百步，歲久就圮。至正庚寅，大梁劉師稷以主簿攝尉事，始作正廳，未成而劉去。明年辛卯，新安洪在來為尉，完之，且新其門樓。又明年壬辰，建廳之前軒暨吏士之舍。又明年癸巳，造濯心亭。屋以間計者若干，役功若干，糜錢若干。濂懼後來者不知其勞也，乃文其事於石，俾相繼葺之。

貞一道院記

貞一道院者，浦江戴君性中所建，以奉玄武神者也。初，性中嘗習法令於江浙行中書，有事如金陵。舟渡大江，至中流，忽黑風吹舟，蕩搖欲覆，幸不覆，而水入者二尺。會天大寒，冰生衣上，淅淅有聲。如此者三日夜，風既不止，又不能火食，唯取醇酎飲之，俟死而已。怖中計無所出，乃北向稽首，號諸神曰：「神當有以哀我，即使我無死，誓作宮以報神休。」時夜正黑，有天光自檣端下燭，燁然如燈。仿佛見黑衣神，披髮按劍，以足蹴舟，迅行如飛。迨明，已薄江岸。噫，亦異矣。

儒者之正論，恒以為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，而傳記之所謂龜也。或曰，龜與蛇也。古之人出師，必象天文而作陳法。故畫龜蛇於，而與交龍之旂，熊虎之旗，鳥隼之，並掌於司常。儀禮之家獨謂龜蛇為玄武者，玄則以其色之黑，武則以其有甲能禦侮也。玄武之見於用者，蓋如此。宋有天下，尊崇聖祖，以其嫌名玄朗，故改玄為真，初非有所謂神也。道家者流欲奇其事，謂神有名字里居，一何悖耶！性中之所見，其有無未可必也。濂則以為不然，衝漠無朕，而萬象森然已具者，非心之謂也？心則神之所舍，無大不包，無小不涵，雖以天地之高厚，日月之照臨，鬼神之幽遠，舉有不能外者。故其精誠所召，

揮戈指天，白日退舍；拔刀斫山，飛泉湧地。亦感應之常理耳，何足異乎？此既不足異，何獨於性中之所見而疑之乎？世之好奇者，既聽於茫昧不可致詰之神，而激者反之於正，又一切絕之於無有。嗚呼，不亦兩失也哉！

道院之額，教主嗣天師之所署。始事於某年某月日，訖功於某年某月日。費錢若干緡，為屋凡幾楹間。摶土象玄武神於中，黑衣翩翩，披髮按劍而坐，蓋志所見也。

先夫人木像記

先夫人既歿之九年，予妻賈專朝夕思之不少置。間告予曰：「妾生二十二年而歸君，妾之姑已四十有九歲，妾母方氏，亦五十有四歲。後君念妾之母老而兄弟多，故乃迎養於家。當是時，二老人蒼顏白髮，共坐堂上。妾與君，沽酒買魚以奉其歡。更闌燭盡，猶連觴引滿，而語笑聲不休。君時嘗語妾曰：『吾雖貧，而老親之歡如此，吾退而安寢矣。』後十三年，而妾之姑竟亡。初姑未亡時，妾子瓚始十三歲，姑嘗撫瓚頂謂曰：『吾年耄矣，或幸見汝之有子，吾死亦瞑目也。』又三年，君自金華遷浦陽，妾與母從之來。今妾母七十有五歲，瓚亦娶婦生子，而妾姑之墓木拱矣。思欲如昔時共君奉觴上壽，其又可得耶？每念及此，輒涕泗交頤。然恨無以自慰也，欲刻木為像以事之。凡遇疏食菜羹必祭，使死者而有知，亦當翩然而來享也。雖然，此豈妾之敢知哉？不過盡其心焉爾矣。」

予謂之曰：「昔之孝子有丁蘭者，事母至孝，及母亡而思之不置，乃刻木事之。此蓋丈夫子之事，子以一女婦能行之，亦可謂賢矣。雖然，不必爾也。古者既葬而反虞，虞主用桑。期年而練祭，練主用栗。所謂主者，主乎神者也。設主之外，無有刻像事之者也。予之思親，豈不尤切於子哉？禮若可為，則予為之也久矣。」專曰：「是固然矣，世俗媚浮屠神者，尚飾像奉之，而況妾之姑乎？妾不若是，其心終皇皇焉，君幸有以如妾之意也。」

予不能拒，於是命工人刻像以遺之，並錄其問答之辭，書於像龕之北，以示子孫。先夫人姓陳氏，諱賢時，金華潛谿人。

浦陽善應精舍記

我大雄氏說法度生，凡其住處，眾所依止，以是因緣，成大蘭若。象教東漸，遂建道場，

湧殿飛樓，在在而是。其中亦有折一莖草，插標立壇，作佛事者。小大雖殊，及其藉是明自心性，如指指月。指有短長，因指見月，了無有異。

浦陽山中，有一沙門，號曰景岑，發大弘願，自無始劫以迄於今，或神或天，或阿須倫、泥黎、旁生，並諸鬼趣，隨業之所感，輪轉不息。所以者何？為貪欲故。貪故不舍，不舍故有我。今思維咸悉棄去，構為梵居。見者聞者，皆大歡喜，輸田薦貨，奔走承事。大德乙巳，迨於丁未，凡三寒暑，以潰於成。殿庭靚飭，門廡峻黑，風飄船舫，流入羅刹國，軀命不能保。此以何因緣？蓋為貪欲故。由貪漸滋蔓，業障永不淨。我今建梵居，皈依大悲人。幡蓋及床坐，一一盡莊嚴。藉是象教力，欲舍諸所有。所有既空故，空空亦無有。譬如大圓鏡，中放無量光。不去亦不來，不內亦不外。如如屹不動，隨物悉現形。苟涉世間相，執此有漏因，何以能出離？汝等比丘眾，當聽我所說。於一剎那間，成此無上道。

集賢大學士吳公記（代吳志道）

先公諱直方，字行可，姓吳氏。其先毗陵人，一遷於鄱，再遷於睦，三遷浦陽之新田。唐乾寧初，有諱公養者，又遷縣西尊仁里，至先公十五世。曾祖諱聞，贈中奉大夫、福建道宣慰使、護軍，追封渤海郡公。妣盛氏，追封渤海郡夫人。祖諱蕃，累贈資善大夫、太常禮儀院使、上護軍，追封渤海郡公。妣沈氏，追封渤海郡夫人。父諱伯紹，累贈翰林學士承旨、榮祿大夫、柱國，追封渤國公。妣金氏，追封渤國夫人。

先公自幼有大志，篤意儒學。及壯，遊京師，主留守馬紮兒台家，教其子脫脫及也先帖木兒。元統間，脫脫為御史中丞，以先公嘗用說書事明宗於潛邸，奏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。中書易為副提舉，階將仕佐郎。先公年已六十一矣，未上。御史臺改授將仕郎、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管句，承發架閣庫兼照磨。遷中政院管句，承發架閣庫。復升長史，階咸如故。重紀至元末，廟堂用事者頗擅威福，上與大臣謀罷其政柄，先公實協讚之。上念其功，召至便殿，錫以黃金繫帶，超拜集賢直學士，就轉侍講學士。未幾，升學士，歷亞中、中奉、資善三階大夫。會脫脫入相中書，國有大政令，多咨先公而後行。先公每引古義告之，言無不聽，民被其澤為多。先公以年及致仕，上章乞骸骨，遂以集賢大學士、榮祿大夫食俸賜終身。俄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，尋謝不受。

先公前娶盛氏，先十七年卒。後娶金、李二氏。金氏封渤國夫人，子男二。長萊，字立夫，延祐庚申以《春秋》經預鄉薦，後用御史察舉為饒州路長薄書院山長，博學能文，

為世聞人，亦先十七年卒。次即志道，崇文監丞、奉訓大夫。孫男三：長士諤，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諭；次士謐；次存仁。曾孫男三：長中，次平，次弇。曾孫女一，申。先公生於宋德祐乙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，薨於今至正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，享年八十有二。卜以是年八月十二日庚申，葬德政鄉後吳山徐塢之原，距承旨公墓左五十步而近。嗚呼，褒敘令德，是在世之立言君子，非不肖孤所敢僭。姑序世系及歷官次第，納諸玄堂，別錄其副，以藏於家，庶幾後人知所考焉。嗚呼痛哉！孤子志道泣血謹記。

蜀墅塘記

義烏縣南四十里，有塘曰蜀墅焉。周圍凡三千六百步，東、西、北皆岸山。山之水合七十二流，入於塘而南出。南有蜀山，突然中起，昔人因據山作堤，障水以溉田。山之東，其修七百尺有奇，廣如修之數而殺其五之四，深如廣之數而又殺其三之二。山之西，其修如廣之數而稍加強焉。堤之中，刳木為三竇以泄水。水之所溉田，至六千畝而贏。至正四年夏，水暴而堤壞，田遂不稔。

丹溪朱君震亨，憫農之告病也，白於縣。縣尹周侯自強為下其事，命雙林巡檢張某來視役。震亨遂盡召有田之民，履其畝而使之輸其力，薦貨有差。復出役夫之功一千，以為眾倡。眾說趨之，一聽震亨之經畫。補其闕遺，增以崇高，築其址，加辟而漸殺其上。堤之西垂，鑿石為斗門，視水溢乾而時畜泄之。門之上架徒杠，以便行者。木竇易壞，則易以堅石，且定為高下之穴，使欲水者先後有程而不紊。復懼歷歲之久而堤弗固也，請於掌塘事者，中析粥魚之利而嗣葺之。凡用錢四千緡，夫一萬功，經始於五年秋八月庚申，逾三月乃告成。裹耆朱仁傑等來謂濂曰：「震亨之興是役也，初無一弓之田以徼塘利，其夙夜盡瘁而不舍者，果何為哉？凡欲利吾農也。我不敢忘，願吾子記之。」

濂聞海陵胡公瑗之在湖學也，置經義治事之齋教授諸生，至於水利之屬，亦無不習而通之，故其門人皆有適於世用。今震亨之學，出於金華許先生謙。先生之六世祖，實嘗從海陵遊。其家學相傳，至先生為尤盛，宜吾震亨見諸行事者有足觀哉。世之人方高談性命以聾世瞽俗，聽之雖若可與有為，一遇小利害，輒顛倒裳衣，不知所措。視震亨無所為而利民者，何如也？盍亦知所警哉？震亨字彥修，有長材，縣嘗下括田之令，唯震亨行之無擾云。

遊鍾山記

鍾山，一名金陵山。漢末，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，吳大帝封曰蔣侯。大帝祖諱鍾，又更名蔣山，實作楊都之鎮。諸葛亮所謂「鍾山龍蟠」，即其地也。歲辛丑二月癸卯，予始與劉伯溫、夏允中二君遊。

日在辰，出東門，過半山報寧寺。寺舒王故宅，謝公墩隱起其後，西對部婁小丘。部婁，蓋舒王病濕，鑿渠通城河處。南則陸修靜茱萸園，齊文惠太子博望苑，白煙涼草，離離蓯蓯，使人躊躇不忍去。沿道多蒼鬆，或如翠蓋斜偃；或蟠身矯首，如玉虺搏人；或捷如山猿，仰臂掬澗泉飲。相傳其地少林木，晉、宋詔刺史、郡守罷官者栽之，遺種至今。抵圜悟關，關宋勤法師築，太子曲國寺在焉。梁以前，山有佛廬七十，今皆廢，唯寺為盛。近毀於兵，外三門僅存。自門左北折，入廣慈丈室，謁欽上人。上人出，三人自為賓主。適鬆華正開，黃粉毿毿觸人，捉筆聯《鬆華詩》。

詩未就，予獨出行幽道間。會章君三益至，遂執手止翠微亭，登玩珠峰。峰，獨龍阜也，梁開善道場寶志大士葬其下，永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。後人作殿四阿，鑄銅貌大士實浮圖。浮圖或現五色寶光，舊藏大士履，神龍初，鄭克俊取入長安。殿東木末軒，舒王所名。俯瞰山足如井底。出，度第一山亭，亭顏米芾書。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，塔上石，其制若圓楹，中斫為方，下刻二鬼擎之，方上書曰：「梁古草堂法師之墓。」有融匾法，定為梁人書。復折而西入碑亭。碑凡數輩，中有張僧繇畫大士相、李白讚、顏真卿書，世號三絕。又東折，度小澗，澗前下定林院基，舒王嘗讀書於此。院廢，更創雪竹亭，與李公麟寫舒王像、洗硯池，亦皆廢。又北折，至八功德水。天監中，胡僧曇隱來棲，山龍為致此泉。今甓作方池，池上有圓通閣。閣後即屏風嶺，碧石青林，幽邃如畫。前乃明慶寺故址，陳姚察受菩薩戒之所。又東行，至道卿岩。道卿，葉清臣字也，嘗來遊，故名。有僧宴坐岩下，問之，張目視，弗應。時雉方桲粥，聞人聲，戛戛起岩草中。從此至靜壇，多臧矜先生遺跡。復西折，過桃花塢，詢道光泉，舒王所植鬆已遊，唯泉紺淨沈沈如故。

日將夕，章君上馬去，予還廣慈。二君熟寐方覺，呼燈起坐，共談古豪傑事，廁以險語，聽者為改視。

明日甲辰，予同二君遊崇禧院。院文皇潛邸時建。從西廡下，入永春園。園雖小，眾卉略具。揉柏為麋鹿形，柏毛方怒長，翠濯濯可玩。二君行倦，解衣覆鹿上，掛冠鼠梓間，據石坐。主僧全師具壺觴，予不能酒，謝二君出遊。夏君愕曰：「山有虎，近有僧采芽，虎逐入舍，僧門焉，虎爪其顴，顴有瘢可驗。子勿畏，往矣。」予意夏君紿我，挾兩騶

奴，登惟秀亭。亭宜望遠，惟秀、永春皆文皇題榜，塗以金。又折而東，路益險。予更芒曈，倚騶奴肩，蹇踔行。息促甚，張吻作鋸木聲。倦極思休，不問險濕，牒牒據頓地，視燥平處不數尺，兩足不墮。久之，又起行。有二台，闊數十丈，上可坐百人。即宋北郊壇，祀四十四神處。問蔣陵及步夫人塚，無知者，或云在孫陵岡。至此屢欲返，度其出已遠，又力行。

登慢坡，草叢布如氈，不生雜樹，可憩，思欲借裀褥臥不去。坡古定林院基，望山椒無五十弓，不翅千里遠。竭力躍，數十步輒止，氣定又復躍。如是者六七，徑至焉。大江如玉帶橫圍，三山磯、白鷺洲皆可辨，天闕、芙蓉諸峰，出沒雲際。雞籠山下接落星澗，澗水漼漼流。玄武湖已堙久，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。西望久之，擊石為浩歌，歌已繼以感慨。又久之，傍崖尋一人泉，泉出小窾中，可飲一人，繼以千百弗竭。循泉西過黑龍潭，潭大如盎，有龍當可屠。側有龍鬼廟，頗陋。由潭上行，叢竹翳路，左右手開竹，身中行，隨過隨合。忽腥風逆鼻，群鳥哇哇亂啼。憶夏君有虎語，心動，急趨過，似有逐後者。又棘針鉤衣，足數躓，咽唇焦甚，幸至七佛庵。庵蕭統講經之地，有泉白乳色。即踞泉璟飲，衫袂落水中不暇救，三咽神明漸復。庵後有太子岩，一號昭明書台。方將入岩遊，庵中僧出肅，回有新瘢，詢之即向采薪者。心益動，遂舍岩，問別徑以歸。所謂白蓮池、定心石、宋熙泉、應潮井、彈琴石、落人池、朱湖洞天，皆不復搜覽。還抵永春園，見肴核滿地，一髫童立花下。問二客何在？童云：「遲公不來，出壺中酒飲，且賦詩大號，酒盡徑去矣。」

予遂回廣慈，二君出迎。夏君曰：「子顏色有異，得無有虎恐乎？」予笑而不答。劉君曰：「是矣，子幸不葬虎腹，當呼斗酒滌去子驚可也。」遂同飲。飲半酣，劉君澄坐。至二更，或撼之，作舞笑釣之，出異響畏脅之，皆不動。予與夏君方困，睫交不可擘，乃就寢。

又明日乙巳，上人出猶未歸，欲遊草堂寺，雨絲絲下，意不住，乃還。按地里志，江南名山，唯衡、廬、茅、蔣。蔣山固無聳拔萬丈之勢，其與三山並稱者，蓋為望秩之所宗也。晉謝尚，宋雷次宗、劉勔，齊周顒、朱應、吳包、孔嗣之，梁阮孝緒、劉孝標，唐韋渠牟，並隱於此。今求其遺跡，鳥沒雲散，多不知其處，唯見蕘兒牧豎，跳嘯於淒風殘照間，徒足增人悲思。況乎人事往來，一日萬變，達人大觀，又何足深較？予幸與三君得放懷山水窟，一刻之樂，千金不以易也。山靈或有知，當使予遊盡江南諸名山，雖老死煙霞中，有所不恨，他尚何望哉！他尚何望哉！章君約重遊未遂，因歷記其事，一寄二君，一遺上人云。

玉壺軒記

玄默攝提格，律中夷則，白月流天，牽牛正中，商飆襲人。仙華羽客凝神黃宮，忽翛然遐徵，西至離縈之山。其山高三百五十有八丈，而翠河之水出焉。其陽多於琪樹，多瑤草，多嬰垣之英。赤蕤而素莖，皆生玉榮，其光熊熊，其氣魂魂。其陰有五華之木，產實如櫻，丹腴而長毫，其垂屯屯膠膠。神麟炎屍之，厥容類虬，枳首而六眸，其音如榴。山河之間，有洞房焉，中外純素，圓若嘉瓠，太瀕流晶，以雪為城，見費仙人從一老父酣觴其中。

寤而思之，不知何祥也。於是以《歸藏》筮之，遇《乾》之《離》，其繇曰：「至象有容，豁落無隅，渾淪中苞，西華流儲，超乎元素。」造物之初，有玉壺之象焉。已而遊句曲洞天，望積金峰北，雲勃勃如練起穀中，散為五色霞東去。乃指曰，是必有異。因躡屐尋之，一室然，宛如神遊所睹者。有仙翁年七十餘，冠綠敖之冠，被三真朝斗之衣，欣然出速。予往與之揖，且告之故。仙翁笑曰：「若子所言，乃蒙莊所謂外而不內者也。子曾謂吾之玉壺果在此耶？溟涬之先，忽荒眇綿，洞明兩極，混合上玄，大如黍珠，含乎方圓。然猶以跡言也，況乎大道無名，主宰萬彙，鬱紛羅森，有不出是壺之外者。是何也？至人以白為室，以圓為家，以虛為質，以潤為華。子曾謂吾之玉壺果在此耶？」仙華羽客瞪然視，愕然驚曰：「費仙人之從飲者，無乃翁也耶？吾向所見漓縈之山，翠水之河，不其涉幻化耶？幻隱而真始顯耶？」仙翁不答，笑而去。

問諸左右，仙翁姓蔣，名應琪，金壇人，海雲先生弟子。通玄學，兼究孔、墨諸家言，金陵學道之士，恒推為巨擘云。

龍淵義塾記

至正十三年九月某甲子，栝蒼章君溢新建龍淵義塾成。龍淵，即龍泉，避唐諱更以今名。相傳其地即歐冶子鑄劍處，至今有水號「劍溪」焉。山深而川阻，與通都大邑相去，遠或二三百里，雖至近亦且半之。鄉閭之子弟無所於學，章君之先世嘗以為病，謀創桂山、仙岩兩書院。以無恒產，未幾而皆廢。章君深憂之，與諸子計曰：「無田是無塾也，其奚可哉！」遂撙節凡費而用其餘，斥田至一百五十畝。其妻黨陳京兄弟聞之，以曾大父扑齋先生所遺二百三十畝有畸，來為之助。章君曰：「吾事濟矣！」

乃卜地官山之陰，創燕居以奉先聖，而先師為之配。春與秋，行釋菜之禮。旁列四齋，曰遜敏，曰知通，曰敬樂，曰博約，以居弟子員。後敞正義堂，月旦、十五日，鳴鼓集多士，以申飭五倫之教。前建大門，榜之曰「龍淵義塾」。甓其修塗，以達於東西。灌木嘉篁，前後蔽蔭，蓋鬱然雲。歲聘經行修明之士以為講師，諸生業進者，月有賞。才穎家單不能裹糧者，資之使成。其不帥教者，罰及之。田賦之出入，主塾事者司焉。日用有籍，月考朏贏，歲一會。其數有餘，則他貯，益斥田以廣其業。石華、象溪二所，復設別塾以教。陳氏族子之幼者，俟其長乃赴龍淵受業。此其大凡也。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石抹公聞而嘉之，檄本郡免其科繇，俾無有所與。章君既列條教，序而刻諸石，復懼來者不能保其終也，俾來請濂記之。

惟古者之建學也，雖其為制有小大之殊，而所以導民衷、扶世防者，則一而已。龍泉舊為浙水東文獻之邦，水心葉氏正則、西山真氏希元，實後先以學鳴。聲感氣求，籟鳴機動，掇巍科而典雄藩者，聲華相望。一時文物，固嘗盛矣。距今未及百年，而繼之者何其鮮也？豈俗尚不同，遽有古今之異哉？亦繫乎學之興衰為何如爾。章君有見於斯，不效時俗封殖吝固，以為肥家之計，乃辟塾聘師，以克紹先世之徽猷。其立志甚宏，而為功甚溥。陳京兄弟樂善好義，以助其成，自非抃齋涵濡之澤，亦豈能至於是哉！章君之子若孫，當夙夜以繼志為事，毋豐己以自私，毋蠹蘖其間以啟爭端，毋狎非類而斁厥彝訓，毋植朋黨而互相低昂，庶幾不負章君之意。脫有違於是，陳氏之中有端亮者，宜匡正之；陳氏或不我屑也，則鄉尹里師，豈無勇於為義者，咸得糾之；鄉尹里師又不我屑也，則縣大夫之賢者，宜扶樹而振發之。是則章君之塾可相傳於無窮，雖然，無以遠慮為也。夫具人之形體也，孰無人心哉？苟讀濂文，宜戰兢保守之弗暇，矧敢壞？因書之以為記。

是歲十月，具官宋濂記。

看鬆庵記

龍泉多大山，其西南一百餘里諸山為尤深。有四旁奮起而中窈下者，狀類箕筐，人因號之為匡山。山多髯鬆，彌望入青雲，新翠照人如濯。鬆上薜蘿，紛紛披披，橫敷數十尋，嫩綠可咽。鬆根茯苓，其大如斗，雜以黃精、前胡，及牡鞠之苗，采之可茹。

吾友章君三益樂之，新結庵廬其間。庵之西南若干步，有深淵二，蛟龍潛於其中，雲英英騰上，頃刻覆山谷，其色正白，若大海茫無津涯，大風東來，輒飄去。君復為構「煙

雲萬頃」亭。庵之東北又若干步，山益高，峰巒益峭刻，氣勢欲連霄漢，南望閩中數百里，嘉樹帖帖地上如薺。君復為構「唯天在上」亭。庵之東南又若干步，林樾蒼潤，空翠沈沈撲人，陰颸一動，雖當烈火流金之候，使人翛翛有挾纊意。君復為構「清高」亭。庵之正南又若干步，地明迥爽潔，東、西、北諸峰，皆競秀獻狀，令人愛玩忘倦，兼之可琴、可奕，可挈尊罍而飲，無不宜者。君復為構「環中」亭。

君詩書之暇，被鶴氅衣，支九節笻，歷遊四亭中。退坐庵廬，回睇髯鬆，如元夫巨人，拱揖左右。君注視之久，精神凝合，物我兩忘，恍若與古豪傑共語千載之上。君樂甚，起穿謝公履，日歌吟萬鬆間，履聲鏘然合節，與歌聲相答和。髯鬆似解君意，亦微微作笙簫音以相娛。君喈曰：「此予得看鬆之趣者也！」遂以名其庵廬云。

龍泉之人士，聞而疑之曰：「章君負濟世長才，當閩寇壓境，嘗樹旗鼓、礪戈矛，帥眾而搗退之，蓋有意植勳業以自見者。今乃以『看鬆』名庵，若隱居者之為，將鄙世之膠擾而不之狎邪？抑以斯人為不足與，而有取於鬆也？」金華宋濂竊不謂然。

夫植物之中，稟貞剛之氣者，唯鬆為獨多。嘗昧昧思之，一氣方伸，根而蘊者，荄而斂者，莫不振翹舒榮，以逞於一時。及夫秋高氣清，霜露既降，則皆黃隳而無餘矣，其能淩歲寒而不易行改度者，非鬆也耶？是故，昔之君子每托之以自厲。求君之志，蓋亦若斯而已。君之處也，與鬆為伍，則嶷然有以自立。及其為時而出，剛貞自持，不為物議之所移奪，卒能立事功而澤生民，初亦未嘗與鬆相悖也。或者不知，強謂君忘世，而致疑於出處間，可不可乎？濂家青蘿山之陽，山西老鬆如戟，度與君所居無大相遠。第兵燹之餘，巒光水色，頗失故態，棲棲於道路中，未嘗不慨然與懷。君何時賦歸，濂當持石鼎相隨，采黃精、茯苓，烹之於洞雲間，亦一樂也。不知君能余從否乎？雖然，匡山之靈，其亦遲君久矣。

孔子廟堂議

世之言禮者，咸取法於孔子。然則為廟以祀之，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？不以古之禮祀孔子，是褻祀也。褻祀不敬，不敬則無福，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！

古者將祭，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，西面。祝告利成，主人立於阼階，西面。屍出入，主人降立於阼階東，西面。此皆主人之正位也。卒胥，祝盥於洗，升自西階。主人盥，升自阼階。祝先入，南面。主人從戶內，西面。祝酌奠，主人西面，再拜稽首，皆為几

筵之在西也。屍升筵，主人西面立於戶內，拜妥屍。屍醋主人，主人西面奠爵拜，皆為屍之在西也。《漢晉春秋》所載，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，帝升廟，西面再拜。《開元禮》亦謂先聖東向，先師南向，三獻官皆西向，是猶未失古之意也。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，遷神於南面，而行禮者北面，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。

古者造木主以棲神，天子、諸侯之廟皆有主。卿、大夫、士雖無之，大夫束帛以依神，士結茅為菆，無有像設之事。《開元禮》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，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，席皆以莞，則尚掃地而祭也。今因開元八年之制，摶土而肖像焉，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。

古者灌用鬯臭，鬱合鬯臭，陰達於淵泉。既灌，然後迎牲，致陰氣也。蕭合黍稷臭，陽達於牆屋，故既奠然後爇蕭合膟蕷，蓋求神於陰陽也。今用熏蕷代之，庸非簡乎？

古者朝覲會同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，皆設庭燎，司烜共之，火師監之。其數則天子百，公五十，余三十，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。今以秉炬當之，庸非瀆乎？

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，死則以為樂祖，祭於瞽宗，此之謂先師，若漢《禮》有高堂生，《樂》有制氏，《詩》有毛公，《書》有伏生之類也。又凡始立學者，必釋奠於先聖先師。釋奠必有合，有國故則否，謂國無先聖先師，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。若唐虞有夔、伯夷，周有周公，魯有孔子，則又淘奠之，不合也。當是時，學者各自祭其先師，非其師弗學也，非其學弗祭也。學校既廢，天下莫知所師。孔子集群聖之大成，顏回、曾參、孔伋、孟軻實傳孔子之道，尊之以為先聖先師，而通祀於天下固宜。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，雖七十二子之祀，亦當罷去，而於國學設之，庶幾弗悖禮意。《開元禮》，國學祀先聖孔子，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，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。今也雜置而妄列，甚至荀況之言性惡，揚雄之事王莽，王弼之宗莊老，賈逵之忽細行，杜預之建短喪，馬融之黨附勢家，亦廁其中，吾不知其為何說也。

古者立學，專以明人倫，子雖齊聖，不先父食久矣。故禹不先鯀，湯不先契，文、武不先不窋，宋祖帝乙，鄭祖厲王，猶上祖也。今一切置而不講，顏回、曾參、孔伋，子也，配享堂上；顏路、曾點、孔鯉，父也，列祀廡間；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，乃坐其下。淳祐初，張居程上，後因國子監集議，再定張遂居程下。顛倒彝倫，莫此為甚，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。

古者士之見師，以菜為摯，故始入學者，必釋菜以禮其先師。其學官四時之祭，乃皆釋奠。今專用《春秋》，亦非。釋奠有樂無屍，而釋菜無樂，是二者之重輕，繫乎樂之有無也。今則襲用魏漢律所製《大晟》之樂，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，其可乎哉？

古者釋奠、釋菜，名義雖存，其儀注皆不可知。《唐開元禮》仿佛《儀禮·饋食》篇，節文為詳。所謂三獻，各於獻後飲福，即屍酢主人、主婦及賓之義也。今憚其煩，唯初獻者得行之，其可乎哉？嗚呼，學校者，禮之所自出，猶河瀆之宗瀛海也，猶山嶽之祖昆侖也，今乃舛繆若是，則其他可知矣。禮固非士、庶人之所敢議，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？

雖然，此姑言其略爾。若夫廟制之非宜，冕服之無章，器用則雜乎雅俗，升降則昧乎左右，如此類甚多，雖更仆不可盡也。或者則曰：「子之言信辨矣，建安熊氏，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，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各以次而列焉，皋陶、伊尹、太公望、周公、暨稷、契、夷、益、傅說、箕子，皆可與享於先王，天子，公卿所宜師式也，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。若孔子，實兼祖述憲章之任，其為通祀，則自天子下達矣。苟如其言，則道統益尊，三皇不汩於醫師，太公不辱於武夫也，不識可乎？」昔周有天下，立四代之學，其所謂先聖者，虞庠則以舜，夏學則以禹，殷學則以湯，東膠則以文王，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，以配享焉。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，奚為而不可也。

謚議

《傳》曰，「物生而後有象，象而後有滋，滋而後有數」，數成而文見矣。是則文者固囿乎天地之中，而實能衛翼乎天地。品裁六度，葉和三靈，敷陳五彝，開道四德，何莫非文之所為？而所謂文者非他，道而已矣。故聖人載之則為經，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為文。譬之於木，經其區幹者歟，文則其柯條者歟，安可以歧而二之也？自史氏失職，以訓詁列之儒林，以辭章書之文苑，雖欲昭後世之弊，而失之古義益遠矣。

有如長薾書院山長吳公先生，風裁峻明，才猷允茂，漱六藝之芳潤，為一代之文英。纂述之勤，汗簡日積，於《詩》《書》則科分脈絡而標其凡，於《春秋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蘊，於諸子則研核真偽而極其精，於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斷。藻繢所及，無物不華。汪如長江，峻如喬嶽，激如雷電，和如春陽。其妙用通於造化，其變通莫拘，若應龍之不可羈。觀其所志，直欲等秦、漢而上之。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，孱弱不振之章，皆不

足闖其藩垣而逐其軌轍者也。嗚呼盛哉！門人學子僉曰：經義玄深，非淵而何？文辭貞敏，非穎而何？於是私謚曰淵穎先生云。

門人金華宋濂等謹議。

泰和之氣，緼盤薄於堪輿間，沛為甘澤，凝為卿雲，發為三秀醴泉，產為祥麟威鳳。及其鍾於人也，為慈祥豈弟之君子，足以儀世而導俗，足以惇薄而還淳，其為邦家之華，道術之寄，蓋甚不細也。

有若金華聞人先生，以惇龐之資，卓絕之識，屏去流俗凡近之見，期造正大高明之庭。言其植志，則以三德六行為本原，而涼偷之事弗為也；言其講學，則以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為標準，而非聖之書不習也；言其攻辭，則以文字從職為載道之用，而斥鉤章棘句為非學也；言其訓人，則以真實不欺為凝道之端，而指出口入耳為小夫也。由其淵源深而培養厚，故其功用茂而運量宏。教鐸所臨，衿佩翕集，得諸觀感之際，丕冒薰蒸之中。由是衝鬯其性情，由是陶熔其氣質，粹矣成德之彥，歸諸果行之功。若非碩學之敷施，曷收醇儒之效驗如此也。以此觀之，其守道之篤，獨立弗遷，不亦凝乎？其光輝昭著，由內達外，不亦熙乎？謹用合辭，私謚曰凝熙先生。庶幾可以景行先哲，而嘉惠方來云爾。

門人同里宋濂、吳履等謹議。

六經論

《六經》皆心學也。心中之理無不具，故《六經》之言無不該。《六經》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，是故說天莫辨乎《易》，由吾心即太極也；說事莫辨乎《書》，由吾心政之府也；說志莫辨乎《詩》，由吾心統性情也；說理莫辨乎《春秋》，由吾心分善惡也；說體莫辨乎《禮》，由吾心有天敘也；導民莫過乎《樂》，由吾心備人和也。人無二心，《六經》無二理，因心有是理，故經有是言。心譬則形，而經譬則影也，無是形則無是影，無是心則無是經，其道不亦較然矣乎？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，眾人理雖本具，而欲則害之，蓋有不得全其正者。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，而以《六經》教之。其人之溫柔敦厚，則有得於《詩》之教焉；疏通知遠，則有得於《書》之教焉；廣博易良，則有得於《樂》之教焉；潔靜精微，則有得於《易》之教焉；恭儉莊敬，則有得於《禮》之教焉；屬辭比事，則有得於《春秋》之教焉。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

之正也。嗚呼，聖人之道，唯在乎治心。心一正，則眾事無不正。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，帥正則靡不從令，不正則奔潰角逐，無所不至矣，尚何望其能卻敵哉！大哉心乎，正則治，邪則亂，不可不慎也。

秦漢以來，心學不傳，往往馳騖於外，不知《六經》實本於吾之一心。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，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，上下相習，如出一轍，可勝歎哉！然此亦皆吾儒之過也，京房溺於名數，世豈復有《易》？孔、鄭專於訓詁，世豈復有《書》《詩》？董仲舒流於災異，世豈復有《春秋》？《樂》固亡矣，至於小、大戴氏之所記，亦多未醇，世又豈復有全《禮》哉？經既不明，心則不正。心既不正，則鄉閭安得有善俗，國家安得有善治乎？惟善學者脫略傳注，獨抱遺經而體驗之，一言一辭，皆使與心相涵。始焉則戛乎其難入，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，終焉則經與心一，不知心之為經，經之為心也。何也？《六經》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。周、孔之所以聖，顏、曾之所以賢，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，不過能盡之而已。

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，而卒不及古人者，無他，以心與經如冰炭之不相入也。察其所圖，不過割裂文義，以資進取之計，固不知經之為何物也。經而至此，可不謂之一厄矣乎！雖然，經有顯晦，心無古今，天下豈無豪傑之士，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？

隋室興亡論

昔周室暗弱，靜帝幼衝，高祖以外戚之尊，入握朝權，都督諸軍，遂假黃鉞，開丞相府。當是時，宗藩大臣心志弗平，五王連謀，三方稱亂，高祖咸得剪夷之，始有輕睨周鼎之心。自進爵隋王，加九錫，尋受周禪而即皇帝位。於是修明庶政，綏撫遠夷，經營四海，至日昃不遑暇食。高熲、蘇威、李德林之屬調馭於內，楊素、韓擒虎、賀若弼之徒折衝於外，規模日盛，遂萌平陳之謀。張皇六師，直搗金陵，陳人膽破，叔寶斂手就擒，天下自是歸於一統。東底大海，南撫交趾，西連且末，北極五原，莫不稟受正朔，願為臣妾。開皇、仁壽之間，人物阜繁，號為極治。

及煬帝嗣位，藉承平之休運，慕秦皇、漢武之為人，治宮室而務侈靡，使絕域而勤遠略，市武馬而困烝庶，御龍舟而般遊無度。自以為日月所照，雨露所及，孰敢不臣。高句驪一島夷，怒其不恭，親總大兵一百十三萬，分十二軍並發。旌旗彌亙千里，近古出師之盛，未有之也。意謂狼噬玄菟之野，鴟張扶餘之境，電掃襄平之墟。未幾麥鐵杖死遼東，宇文述敗薩水，而九軍先後陷焉。曾不悔禍，益務興戎。府庫空竭，頭會箕斂，而民益

不堪命。由是盜賊蜂起，王薄發長白，張金稱聚河曲，林士宏據九江，杜伏威掠江淮，翟讓出陽城。似此之類，不可勝計，而海內四分五裂矣。江都之幸，猶自沈湎聲色，惟日不足。度其不免，乃欲摩頸自斫，卒致血濺御衣，而身亦隨殞。非天下之至愚，孰能與於此哉！當其指麾群雄，叱吒之間，風駭雲流，而混六合於一家，何其雄也。身死肉未及寒，而邦國蕩覆，子孫誅戮殆盡，反不如弘農一布衣，時又何其削也。

君子論禍敗之幾，不起於煬帝之日，而基於高祖之時。何也？蓋天下大物也，可以德持，不可以力競。使高祖以德結人心，雖煬帝昏荒之甚，其敗亡未必若斯之速也。夏有太康，殷有雍己、河亶甲，周有幽、厲，而宗祀不絕者，禹、湯、文、武之德未斬也。是故采章文物不足為之盛，金城湯池不足為之固，長槍大劍不足為之利，士馬精強不足為之勇，玉帛充刃不足為之富。其足以賴而長存永治者，非德何以哉？惜高祖不可語此，徒以力競也，悲夫！

河圖洛書說

或問於宋濂曰：「關子明云，《河圖》之文，七前六後，八左九右。《洛書》之文，九前一後，三左七右，四前左，二前右，八後左，六後右。邵堯夫云，圓者星也，曆紀之數，其肇於此乎？方者土也，畫州井地之法，其肇於此乎？是皆以十為《河圖》，九為《洛書》。唯劉長民所傳，獨反而置之，則《洛書》之數為十，《河圖》之數為九矣。朱子發深然其說，歷指序其源流，以為濮上陳摶，以《先天圖》傳種放，放傳穆修，修傳李之才，之才傳邵雍。放以《河圖》《洛書》傳李溉，溉傳許堅，堅傳范諤昌，諤昌傳劉牧。修以《太極圖》傳周敦頤，敦頤傳程顥、程頤。其解《易·大傳》，大概祖長民之意。至於新安朱元晦，則又力詆長民之非，而遵關、邵遺說。且引《大戴禮·書》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，以證《洛書》。以為《大傳》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，《洪範》又明言『天乃錫禹《洪範九疇》』，則九為《洛書》，十為《河圖》，夫復何疑。其說以經為據，似足以破長民之惑。臨邛魏華父則又疑元晦之說，以為邵子不過曰圓者《河圖》之數，方者《洛書》之文。且戴九履一之圖，其象圓，五行生成之圖，其象方，是九圓而十方也，安知邵子不以九為《圖》，十為《書》乎？朱子發、張文饒精通邵學，而皆以九為《圖》，十為《書》。朱以列子為證，張以邵子為主。《乾鑿度》《張平子傳》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，即所謂戴九履一者，則是圖相傳已久，安知非《河圖》也？及靖士蔣得之著論，以《先天圖》為《河圖》，五行生成數為《洛書》，戴九履一圖為太乙下行九宮。華父則又以為劉取《太乙圖》為《河圖》，誠有可疑。《先天圖》卦、爻方位，縝密停當，乃天地自然之數，此必為古書無疑，乃僅見於魏伯陽《參同》。陳

圖南爻象卦數，猶未甚白。至邵而後大明，得之定為《河圖》，雖未有明證，而仆亦心善之。則是華父雖疑元晦之說，而亦無定見也。新安羅端良嘗出《圖》《書》示人，謂建安蔡季通傳於青城山隱者。《圖》則陰陽相合，就其中八分之，則為八卦。《書》則畫井文於方圈之內，絕與前數者不類。江東謝枋得又傳《河圖》於異人，頗祖於八卦，而坎、離中畫相交，似於方士抽坎填離之術。近世儒者又有與《太極圖》合者，即《河圖》之說又有九、十，皆《河圖》而有一合一散之異；《洛書》既曰書，而決非圖之說。夫《圖》《書》乃儒者之要務，若數者之不同何也？」

濂應之曰：「群言不定，質諸經。聖經言之，雖萬載之遠，不可易也。其所不言者，固不強而通也。《易·大傳》曰：河出《圖》，洛出《書》，聖人則之。《書·顧命》篇曰：《河圖》在東序。《論語·子罕》篇曰：河不出《圖》。其言不過如是而已，初不明言其數之多寡也。言其數之多寡者，後儒之論也。既出後儒，宜其紛紜而莫之定也。夫所謂『則之』者，古之聖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，而畫卦陳範，苟無《圖》《書》，吾未見其止也。故程子謂觀象亦可以畫卦，則其他從可知矣。初不必泥其《圖》之九與十也，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宮法也，不必疑其為《先天圖》也，不必究其出於青城山隱者也，不必實其與《太極圖》合也。唯劉歆以《八卦》為《河圖》，班固以《洪範》『初一』至次『九六』十五字為《洛書》本文，庶幾近之。蓋《八卦》《洪範》見之於經，其旨甚明。若以今之《圖》《書》果為河、洛之所出，則數千載之間，孰傳而孰受之，至宋陳圖南而後大顯邪？其不然也昭昭矣。」

或曰：「子之所言善則善矣，若鄭康成據《春秋》緯文，所謂河以通乾出天苞，洛以流坤吐地符。河龍圖發，洛龜書感。《河圖》有九篇，《洛書》有六篇者，將果足信乎？」

濂曰：「龜山楊中立不云乎？聖人但言《圖》《書》出於河、洛，何嘗言龜龍之兆？又何嘗言九篇、六篇乎？此蓋康成之陋也。此所以啟司馬君實及歐陽永叔之辨，而並《大傳》疑非夫子之言也。」

或云：「楊雄《核靈賦》云，大《易》之始，河序龍馬，洛貢龜書。長民亦謂，《河圖》《洛書》，同出於伏羲之世。程子亦謂，聖人見《河圖》《洛書》而畫八卦。然則孔安國、劉向父子、班固以為《河圖》授羲，《洛書》錫禹者，皆非歟？」

濂曰：「先儒固嘗有疑於此，揆之於經，其言皆無明驗。但《河圖》《洛書》相為經緯，《八卦》《九章》相為表裏，故蔡元定有云，伏羲但據《河圖》以作《易》，則不必預

見《洛書》而已逆與之合矣。大禹但據《洛書》以作《範》，則亦不必追考《河圖》而已暗與之符矣。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也，不必置疑於其間也。」

或曰：「世傳《龍圖序》，謂出於圖南。若《河圖》由圖南而傳，當以《龍序圖》解《河圖》可也，而容城劉夢吉力辨其訛焉，何哉？」

濂曰：「《龍圖序》非圖南不能作也，是圖南之學也，而非大《易》河出《圖》之本旨也。八卦之設，不必論孤陰與寡陽也，不必論已合之位與未合之數也。」

或曰：「然則《易》之象數，舍《河圖》將何以明之？」濂曰：「《易》不云乎：『大衍之數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。』又曰：『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，坤之策百四十有四。』此固象數之具於《易》然也，不必待《河圖》而後明也。」